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四筆 第十四卷（十四則）

祖宗親小事大宗朝，呂端自諫議大夫、開封判官左遷衛尉少卿。時群官有負宿讎者，率置散秩，會置考課院，每引對，多位涕，以不免飢寒為請。至端，即前奏曰：「臣罪大而幸深，苟得穎州副使，臣之願也。」上曰：「朕自知卿。」無何，復舊官。逾月，拜參知政事。上留意金谷之務，一日盡召三司吏李溥等對於崇政殿，詢以計司利害。溥等願給筆札，於是二十六人共上七十一事。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奉行，十九事下鹽鐵使陳恕等，議其可否，遣知雜御史監議，賜傳等白金緡錢，悉補侍禁、殿直，領其職。謂宰相曰：「溥等條奏事，亦頗有所長。朕嘗語恕等，若文章稽古，此輩固不可望卿，錢穀利病，彼自幼至長寢處其中，必週知根本。卿但假以顏色，引令剖陳，必有所益。」恕不肯降意詢問，旋以職事曠廢，上召而責之，始頓首謝。王賓以供奉官充亳州監軍，妻極妒悍。時監軍不許挈家至任所，妻擅至亳州，賓具以白上。上召見其妻潔責，俾衛士交捽之，杖一百，配為忠靖卒妻，一夕死。陳州民張矩，殺裡中王裕家兩人，知州田錫未嘗慮問，又詣闕訴冤。遣二朝士鞠之，皆云：「非矩所殺。」裕家冤甚，其子福應募為軍，因得見，曰：「臣非欲隸軍，蓋家冤求訴耳！」太宗怒，付御史府治之，置矩於法，二朝士皆坐貶，錫泊通判郭渭，謫為海、郢州團練副使。饒州卒妻訴理夫死，至召知州范正辭庭辯。且夫引見散秩庶僚，而容其各各有請；三司肯吏而引對正殿，命以官爵，聽其所陳；一州都監而得自上奏，至召其妻責辱之；一卒應募，而得人見，遂伸家冤，為貶責吏。萬幾如是，安得不理？今之言典故者，蓋未能盡雲。王居正封駁紹興五、六年間，王居正為給事中，時王繼先方以醫進，中旨以其婿添監浙江稅務，錄黃過門下，居正封還。高宗批三省將上，及二相進呈，聖訓云：「卿等亦嘗用醫者否？」對曰：「皆用之。」曰：「所酬如何？」曰：「或與酒，或與錢，或與緡帛，隨大小效驗以答其勞。」上曰：「然則朕宮中用醫，反不得酬謝邪？文字未欲再付出，可以喻居正使之書讀。」丞相退，即語居正曰：「聖意如此，是事亦甚小，給事不必固執。」居正唯唯，遂請對，上語如前，而玉色頗厲。居正對曰：「臣庶之家，待此輩與朝廷有異，量功隨力，各致陳謝之禮。若朝廷則不然，繼先之徒，以技術庸流，享官榮，受祿俸，果為何事哉？一或失職，重則有刑，輕則斥逐。使其應奉有效，僅能塞責而已，想金帛之賜，固自不少。至於無故增創員闕，誠為未善，臣不願陛下輒起此門。」上悟曰：「卿言是也。」即日下其奏，前降指揮更不施行。居正之直諫有守，高宗之聽言納諫，史錄中恐不備載，故敬書之。邁頃聞之於張九成。

王元之論官冗省官之說，昔人論之多矣，唯王元之兩疏，最為切當。其一云：「臣舊知蘇州長洲縣，自錢氏納土以來，朝廷命官，七年無縣尉，使主簿兼領之，未嘗闕事。三年增置尉，未嘗立一功。以臣詳之，天下大率如是。誠能省官三千員，減俸數千萬，以供邊備，寬民賦，亦大利也。」其二云：「開寶中，設官至少，臣占籍濟上，未及第時，止有刺史一人，李謙溥是也，司戶一人，孫賁是也。近及一年，朝廷別不除吏。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，畢士安是也。太平興國中，臣及第歸鄉，有刺史、通判、副使、判官、推官、監軍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，曹官之外更益司理。問其租稅，減於曩日也，問其人民，逃於昔時也，一州既爾，天下可知。冗兵耗於上，冗吏耗於下，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。」觀此二說，以今言之，何止於可為長太息哉！

梁狀元八十二歲陳正敏《滄齋閒覽》：「梁灝八十二歲，雍熙二年狀元及第。其謝啟云：『白首窮經，少伏生之八歲；青雲得路，多太公之二年。』後終秘書監，卒年九十餘。」此語既著，士大夫亦以為口實。予以國史考之，梁公字少師，雍熙二年，廷試甲科，景德元年，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，暴疾卒，年四十二。子固亦進士甲科，至直史館，卒年三十三。史臣謂：「梁方當委遇，中途夭謝。」又云：「梁之秀穎，中道而摧。」明白如此，迨齋之妄不待攻也。太宗恤民曾致堯為兩浙轉運使，嘗上言：「去歲所部秋租，惟湖州一郡督納及期，而蘇、常、潤三州，悉有通負，請各按賞罰。」太宗以江、淮頻年水災，蘇、常特甚。致堯所言，刻薄不可行，因詔戒之，使倍加安撫，勿得騷擾。是事必已編入《三朝寶訓》中，此國史本傳所載也。

潘游洪沈紹興十三年，敕令所進書刪定官五員，皆自選人改秩。潘良能季成、游操存誠、沈介德和伯、兄景伯，皆拜秘書省正字，張表臣正民以無出身，除司農丞，四正字同日赴館供職。少監秦伯陽於會食之次，調坐客言，一旦增四同舍，而姓皆從水傍，嬉有一句，願諸君為對之，以成三館異日佳話，即云：「潘游洪沈沈瀛州。」坐客合詞賞歎，竟無有能對者。予因記《筆談》所載，元厚之蜂少時，曾夢人告之曰：「異日當為翰林學士，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。」厚之自思，素無兄弟，疑為不然。及熙寧中除學士，同時相先後入院者，韓維持國、陳繹和叔、鄧綰文約、楊繪元素，名皆從宗，始悟兄弟之說。欲用「絳繹繪維綰綰綰」為封，然未暇考之史錄，歲月果同否也。舞鷗游蜻戰國時，諸子百家之書，所載絕有同者。《列子·黃帝篇》云：「海上之人有好漚音鷗。鳥者，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，漚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。其父曰：『吾聞漚鳥皆從汝游，汝取來吾玩之。』明日之海上，漚鳥舞而不下也。」《呂覽·精喻篇》云：「海上人有好蜻蜻蜓也。者，每朝居海上從蜻游，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，前後左右盡蜻也，終日玩之而不去。其父告之曰：『聞蜻皆從汝居，取而來，吾將玩之。』明日之海上，蜻無至者矣。」此二說如出一手也。

郎中用資序國朝官制既行，除用職事官，不問資序高下，但隨階品，而加行、守、試以賦祿，郎中、員外郎亦自為兩等，頗因履歷而授之。後來相承，必欲已闕升知州資序者為郎中，於是拜員外郎者具改官後實歷歲月申吏部，不以若干任，但通理細滿八考則升知州，乃正作郎中，別命詞給告。頃嘗有旨，初除郎官者，雖資歷已高，且為員外，候吏部再申，然後升作郎中。近歲掌故失之，故李大性自浙東提刑除吏部，時佐自大理正除刑部，徐自大府丞除都官，岳震自將作少監除度支，其告內即雲郎中，與元指揮矣。

台諫分職台、諫不相見，已書於《續筆》中，其分職不同，各自有故實。元豐中，趙彥若為諫議大夫，論大臣不以道德承聖化，而專任小數，與群有司較計短長，失具瞻體。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、左丞王安禮，不宜處位。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，左轉秘書監。蓋許其論議，而責其彈擊為非也。元祐初，孫覺為諫議大夫，是時諫官、御史論事有分限，毋得越職。覺請申《唐六典》及天禧詔書，凡發令造事之未便，皆得奏陳。然國史所載，御史掌糾察官邪，肅正綱紀；諫官掌規諫諷諭，凡朝政闕失，大臣至百官，任非其人，三省至百司，事有失當，皆得諫正。則蓋許之矣。唐人朝制，大率重諫官而薄御史。中丞溫造道遇左補闕李虞，恚不避，捕從者答辱。左拾遺舒元褒等建言：「故事，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，造棄蔑典禮，辱天子侍臣。遺、補雖卑，侍臣也；中丞雖高，法吏也。侍臣見陵，法吏自恣，請得論罪。」乃詔台官、供奉官共道路，聽先後行，相值則揖。然則居此二雄職者，在唐日了不相謀雲。貞元朝士劉禹錫《聽舊宮人穆氏唱歌》一詩云：「曾陪織女度大河，記得雲間第一歌。休唱貞元供奉曲，當時朝士已無多。」劉在貞元任郎官、御史，後二紀方再入朝，故有是語。汪藻始採用之，其《宣州謝上表》云：「新建武之官儀，不圖重見；數貞元之朝士，今已無多。」汪在宣和間為館職符寶郎，是時，紹興十三、四年中，其用事可謂精切。邁嘗四用之，《謝侍講修史表》云：「下建武之詔書，正爾恢張於治具；數貞元之朝士，獨憐流落之孤蹤。」以德壽慶典，曾任兩省官者遷秩，蒙轉通奉大夫，謝表云：「供奉當時，敢齒貞元之朝士；頌歌大業，願展至德之中興。」充永思陵橋道頓遞使，轉宣奉大夫，謝表云：「武德文階，愧三品維新之澤；貞元朝士，動一時既往之悲。」主上即位，明堂禮成，謝加恩云：「考皇祐明堂之故，操以舉行，念貞元朝士之存，今其餘幾。」亦各隨事引用。近者單夔以知紹興府進文華閣直學士，謝表云：「數甘泉法從之舊，真貞元朝士之餘。」夔當淳熙中雖為侍郎，然一朝名臣尚多，又距今才十餘歲，似為未穩貼也。

表章用兩臣字對表章自敘以兩「臣」字對說，由東坡至汪浮溪多用之。然須要審度君臣之間情義厚薄，及姓名眷顧於君前如何，乃為合宜。坡《湖州謝表》云：「知臣愚不適時，難以追陪新進；察臣老不生事，或能牧養小民。」《登州表》云：「於其黨而觀過，謂臣或出於愛君；就所短以求長，知臣稍習於治郡。」《侍讀謝表》云：「謂臣雖無大過人之才，知臣粗有不欺君之實，欲使朝夕與於討論。」《穎州表》云：「意其忠義許國，故暫召還；察其老病畏人，復許補外。」汪《謝徽州》云：「謂臣不改歲

寒，故起之散地；察臣素推月旦，故付以本州。」《為陸藻謝給事中》云：「知臣椎鈍無他，故長奉賢王之學；憫臣踐揚滋久，故亟升法從之班。」《為汪樞密謝子自虜中歸不令入城降詔獎諭表》云：「知臣齒發已調，常恐鄧攸之無後；憐臣肺肝可見，有如去病之辭家。」凡此所言，皆可自表於君前者。劉夢得《代竇群容州表》，有「察臣前任事實，恕臣本性樸愚」之句，坡公蓋本諸此。近年後生假情作文，不識事體，至有碌碌常流，乍得一壘，亦輒雲知臣察臣之類，真可笑也。劉夢得謝上表郡守謝上表，首必云：「伏奉告命授臣某州，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。」然後入詞，獨劉夢得數表不然，《和州》者曰：「伏奉去年六月二十五日制書，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，守和州刺史。臣自理巴、賈，不聞善最，恩私忽降，慶抃失容。臣某中謝。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，光闡鴻猷，有漢武天人之姿，稟周成睿哲之德。發言合古，舉意通神，委用得人，動植咸悅，理平之速，從古無倫。微臣何幸，獲睹昌運。臣業在辭學，早歲策名。德宗尚文，擢為御史。出入中外，歷事五朝，累承恩光，三換符竹。分憂之寄，祿秩非輕，而素蓄所長，效用無日。臣聞一物失所，前王軫懷，今逢聖朝，豈患無位。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任上訖。伏以地在江、淮，俗參吳、楚，災旱之後，綏撫誠難。謹當奉宣皇風，慰彼黎庶，久於其道，冀使知方。伏乞聖慈俯賜昭鑒。」首尾敘述皆與他人表不同。其《夔州》、《汝州》、《同州》、《蘇州》，諸篇一體。邁長子樣常稱誦之。及為太平州，遂擬其體，代作一表。其同云：「臣邁言：伏奉今年九月十七日制書，授臣知太平州者。一麾出守，方切兢危，三命滋共，弗容控避。仰皇天之大道，扣丹地以何言！中謝。恭惟皇帝陛下睿知有臨，神武不殺，慕舜之孝，見堯於牆，德冠古今而獨尊，仁並清寧而遍覆。明見萬里，將大混於車書；子來庶民，更精求於岳牧。臣家本儒素，時無令名，濫竽宏博之科，稅駕清華之地，流山抱槩，郎省握蘭，在紹興之季年，污記注於右史。龍飛應運，風曆紀祥，不遺細微，兼取愚鈍，遂以詞賦之職，獲侍清閒之歡。雖宿命應仙，許暫來於天上，而塵心未斷，旋即墮於人間。一去十八年之中，三叨二千石之寄，末繇金華郡，還結石室書，從珍台閒館之游，勸廣廈細旃之講。真拜學士，號名私人，受九重知己之殊，極三人承明之幸，使與大議，不專斯文。而臣弱羽不足以當雄風，蹇步不足以勝重任。上恩惜其終棄，左符寵其餘生。李廣數奇，徒羨侯於校尉；汲黯妄發，敢歎薄於淮陽。臣即以今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。伏以郡在江東，昔稱道院；地鄰淮右，今調壯藩。謹當宣佈恩威，奉行寬大，求民之瘼，問俗所宜。緩帶輕裘，雖弗賢長城於李勣；清心省事，敢不避正堂於蓋公。庶幾固結本根，少復報酬知遇。」全規模其步驟，然視昔所作，猶覺語煩。

陳簡齋葆真詩自崇寧以來，時相不許士大夫讀史作詩，何清源至於修人令式，本意但欲崇尚經學，痛沮詩賦耳，於是庫序之間以詩為諱。政和後稍復為之，而陳去非遂以《墨梅絕句》擢置館閣。嘗以夏日偕五同舍集藻真宮池上避暑，取「綠陰生畫靜」分韻賦詩，陳得「靜」字。其詞曰：「清池不受暑，幽討起予病。長安車轍邊，有此萬荷柄。是身唯可懶，共寄無盡興。魚游水底涼，鳥語林間靜。談餘日亭午，樹影一時正。清風不負客，意重百金贈。聊將兩鬢蓬，起照千丈鏡。微波喜搖人，小立待其定。梁王今何許，柳色幾衰盛。人生行樂耳，詩律已其剩。邂逅一尊酒，它年《五君詠》。重期踏月來，夜半嘯煙艇。」詩成出示坐上，皆詫為擅場。朱新仲時親見之，雲京師無人不傳寫也。

仙傳圖志荒唐昔人所作神仙傳之類，大抵荒唐謬悠，殊不能略考引史策。如衛叔卿事云：「漢儀鳳二年，孝武皇帝閒居殿上而見之。」月支使者事云：「延和三年，武帝幸安定，而月支國遣使獻香。」案儀鳳乃唐高宗紀年名，延和乃魏太武、唐睿宗紀年名，而誕妄若是。自餘山經地志，往往皆然。近世士大夫彩一方傳記及故老談說，競為圖志，用心甚專，用力甚博，亦不能免■■。高夔守襄陽，命僚屬作一書，其敘歷代沿革云：「在周為楚、鄧、邵諸國。」據《左傳》，鄧乃鄧邑，後巴人伐楚圍鄧，蓋楚滅鄧，故亦來屬，元非列國也。又引《左傳》蔓成然事，以蔓為國。據成然乃楚大夫，靈王奪其邑，無所謂「蔓國」也。